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曹方昇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六十三

宋 衛湜 撰

郊特牲第十一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别録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而郊以養牲為重故此篇言禮以郊特牲為首因名其篇焉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

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鄭氏曰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

孔氏曰自此至降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為貴之事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鄭下註云養牲必養二又名誥云用牲於郊牛二是也社五土

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頼其功故以大牢
報祭其牲則黝色也天子廵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
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
牢郊之特牲亦犢也經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
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之義也此以
郊祭名篇案鄭氏謂天有六天丘郊各異指其清虚
之體則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則有五以五配一故
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謂之

帝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其義非也鄭以郊丘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宫至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上文云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為蒼璧蒼犢圜鍾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黄鍾為祭五帝及郊天

所用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
則郊為大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服
亦大裘故節服氏云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圜丘
所用圜鍾為宮之外皆奏黄鍾歌大吕大司樂云以
祀天神鄭註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是也王者又
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其玉圜丘用
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青圭南
赤璋西白琥北玄璜中央亦用黄琮或用赤璋其牲

幣各放其玉之色天色雖玄遠望則蒼故用蒼犢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葅醢之屬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五時迎氣則在四郊其圜丘之祭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殷周用

人各異文具祭法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是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是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也其社稷與神州樂用大族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族歌應鍾以祭地祇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

邸其社稷玉當與神州同其服社稷則絺冕案皇氏曰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為祈祭不入數其圜丘之祭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次又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為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生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註

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註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

也次諸臣為賔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也

長樂劉氏曰鄭氏之說引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又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皆正經也而謂天為有六則誤矣天地之道隂陽二氣而已冬至而陽長則隂消於上而入於地中夏

至而陰長則陽消於上而入於地中方其消長則二氣上下交合有叙而四時由之生焉故萬物資始於乾元者陽在地中也萬物資生以坤元者陽在地上也是以春生夏長秋實冬藏品彚於斯各正性命聖人受命於天資於萬物以養兆民不敢忘乎其所自也遂即圜丘以祀昊天上帝者報本也兆於四郊以祀五帝者迎時氣也報本所以神天之道必有宰而御之者故曰昊天上帝迎氣所以神天之時以其應

候晷刻差故曰五方帝六者無形也而萬物賴其生成之功無位也而聖人代其柄任之命雖欲神而報之莫知其神之所在也故望其昊昊然則圜丘報本之義生焉望其五方之色則兆於四郊之禮作焉亦猶宗廟一祖也而六饗行焉故天雖曰神地雖曰祇亦強名而神之者也何以知其然哉謹案大司樂之職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若夫地示則與四望也山川也

各異其樂天神至尊一樂而已明其神之不二也又大裘而冕圜丘五兆不異此服示其同也聖人之意其在兹乎

山陰陸氏曰郊丘異祭六天之論起於鄭氏郊丘同祭一天之論起於王氏是其説不一久矣故予合而以理折焉蓋先王之制也天固有六而祭實無異此不易之理也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寇之職曰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司服曰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曰
四圭有邸以旅祀上帝其祀同曰配天其祭同曰禋
祀其服同用大裘其玉同用四圭有邸是則六天之
證也然自其體而言之則曰天自其德而言之則曰
帝其實一也故古者天與五帝通謂之天通謂之帝
又通謂之上帝易曰雷出地奮豫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則是六天同謂之上帝明矣周禮曰以冬日至
致天神又曰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冬日至於地

上之圜丘奏之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則是同祭之證也特以其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其所祭言之則謂之丘其實一也或曰古之人謂圜丘之祭玉用蒼璧牲用蒼犢樂用圜鍾而南郊之祭其玉四圭有邸其牲騂犢其樂黃鍾同祭信矣然牲玉各殊所用之樂亦各不同何也聖人之制祭有降神之牲又有祀神之牲有禮神之王又有祀神之玉有降神之樂又有祀神之樂夫

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書曰植壁秉圭植壁者置之所以禮神也秉圭者執之所以祀神也黄鍾祀神之樂也故曰乃奏黄鍾以祀天神圜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凡樂圜鍾為宫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天神皆降又曰蒼壁禮天則蒼壁者禮天之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則四圭有邸者祀天之玉也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牲用蒼犢所以祀神牛人所謂祭祀共其享牛是矣蓋祀神之牛謂之享牛也牲

用騂犢所以降神牛人所謂祭祀共求牛是矣蓋降神之牛謂之求牛也牲王雖異所用之樂雖各不同不害其為同祭也餘見祭法燔柴於泰壇觧　又曰據此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祭天容或乏少用牝犢也蓋令用犢甚少尚患難得其殺時不令母見始能割愛不爾不復食草鳴喚至死乃已傳所謂猶懷老牛舐犢之愛豈虛言哉經曰天地之牛角繭栗令云牲孕弗用則天地之牛不能用壯亦不皆繭栗其

所謂繭栗與牡正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羣公不毛雖曰少貶亦用其騂有不能給由是觀之雖周宗廟亦有通法存焉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宜如此

金華唐氏曰先王祀天之禮見於經傳甚明而諸儒異說矛盾制始不明唯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帝於四郊也變禮

有旅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告有用牲稽經可歷
考也夏正之月祈穀於上帝詩之噫嘻郊特牲之迎
長日春秋書郊左傳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於上帝
詩之噫嘻月令大雩帝春秋書大雩左傳龍見而雩
是也季秋大饗上帝五帝於明堂詩之我將月令大
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是也冬至日祀天於圜
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冬至
之日登觀臺以書雲物禮器用吉土以饗帝於郊是

也兆五帝於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是也此則歲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説是矣然五帝於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説出於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肅之為説又不通矣參而取之一天六帝歲有九祭常禮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大宗伯國有大

故則旅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役有類造肆師
類造爲位泰誓類於上帝是也旅陳類聚則合上帝
而一祭焉者也大烖有禱祠肆師禱祠於上下神祇
雲漢上帝不臨春秋大雩書旱之類是也廵狩有柴
望舜典至于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於郊特牲適
四方先柴是也至於軍有四類伐有告革命有柴作
邑有用牲亦是天子變禮也就陽故於國南郊因天
故於圜丘至敬故埽地燔柴故於泰壇此冬祀祈穀

之所同也蒼璧牲幣放其色樂以圜鍾為宫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騂樂奏黄鍾所以祀之也大圭素車大裘陶匏槀秸蒲越犧尊疏布冪觶杓大羮用犢重誠質也鎮圭五路太常璪十有二旒被衮畫布冪彛或明天道又以致其文焉夫事天之禮豈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蒼璧為冬祀南郊四圭為春郊大裘無旒乘素車被衮為魯禮祭天無祼不用彛皆考之未詳者也禮神之牲幣王則燔之祀神之牲王則

薦之降之而後禮禮之而後祀南言其方圜言其形大裘而冕則被衮矣素車王路乘之各有時亦兼文質而已秬鬯以事上帝大旅陳㝠彝則雖無祼酒設彝故酒正言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而冪人疏畫亦通祭祀言之為可考矣大旅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昊天上帝亦張設之為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日故典瑞言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掌次言朝日祀五帝則行於郊祀可知非實柴圭

壁之祀矣祀五帝沃尸盥則郊祀有尸矣然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則尸乃配侑之尸歟魯之所用郊雩也其見於經傳則詳矣郊用夏正魯於四月失禮也雩用龍見月令於仲春秦書乎明堂兼饗五人帝侑以五官主於宗祀故於室堂而禮文於郊祀詩有牛羊似與用犢不合蓋配侑之大牢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容有不同矣郊配以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

為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為感生帝於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讖緯不足惑也禮天地兆五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於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古祭天之祀一歲凡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盡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於祀祀莫重於天故卜日誓戒具修皆致其嚴大饗不問卜者不偏問五帝云爾大宰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非不卜也常祀多分

有時乎合大饗是也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廵守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略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類造禬祠柴告則又略於旅矣有故則旅則存奠彝㢢樂器豈非以其凶災邪類或用於禪或用於師柴或用於狩或用於軍其禮一也旅掌於大宗伯類造掌於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略矣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為得禮乎自郊徂宫則雩其旱禱

之先歟作樂於豫享於鼎立廟於渙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也唯聖人為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繁則外心而貴味此所以郊特牲而社稷大牢諸侯膳天子用犢而天子禮諸侯以大牢也蓋南郊所以祀天神北郊所以祭地祇其謂之郊則同而其所

以用特牲亦同故周頌曰郊祀天地是天地之祀皆謂之郊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是天地之牲皆用特也　又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黄鍾大吕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

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燿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五人帝伏羲神農黄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

嚴陵方氏曰於郊故謂之郊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

言社稷以知郊之為天地於牲言特以見大牢之非一於牢曰大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郊言特牲膳言用犢亦互相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亦唯其稱而已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爾經言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蓋謂是矣禮器言天子祭天特牲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大牢掌客言王

巡守敀國則國君膳以牲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其言正與此合凡此則尊者常小而少卑者常大而多故曰貴誠之義蓋誠在内而不在外故也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言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

延平周氏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蓋一則用於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

祇皆用特牲然則五帝與昊天同用特牲可乎五帝
與昊天同用大裘而冕則同用特牲不亦可乎郊特
牲以犢而社稷大牢不以犢諸侯膳天子以特牲而
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但以貴誠為主蓋諸侯以事
天者而事天子則足以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而
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
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祀土穀

之神天子之德比於天諸侯之德比於社稷故天子
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
凡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郊則以
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亦無物以稱其德故諸
侯則膳之以犢社稷者土穀之神而諸侯為君守者
也社稷以大牢則諸侯亦賜之大牢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
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

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鄭氏曰此因上說以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血腥爓祭用氣也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

孔氏曰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禮器非加兩之差故鄭知為誤也餘見禮器郊血以下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亦如禮器說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此解郊血義血氣也

夫孰食有味人道卑近事天宜極敬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貴味故云貴氣臭也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爓爓又稍近味諸侯為賔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王禮一祼而酢諸子諸男王禮一祼不酢鄭註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賔是也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

腶脩者謂諸侯行朝饗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於時先薦腶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腶脩而已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

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禮器七就為誤是過論 禮書 又曰禮以全於天者為尤厚近於天者為差厚以近於人者為差薄全於人者為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爓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鬰鬯陽物也腶脩陰物也用陰物所以神之尚陽物所以明之而

其所以不饗味一也夫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　又曰明堂之禮事神也宗廟之禮明鬼也鬼神變化非饗不足以通之諸侯之朝為之飲以醉其德設之食以重其禮亦謂之饗何邪蓋饗於陰則幽明通而凡所謂饗神與鬼者皆所以通幽明者也饗於陽則上下通而凡所謂饗於人者皆所以通上下者也蓋明不通則幽不

格上不通則下不懐此諸臣所以有饗合上帝五帝而饗謂之大合祖所自出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帝饗先王者皆小也合諸侯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耆老孤子者皆小也

嚴陵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味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爓之至爾經曰血腥爓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此曰氣臭腥言插肉如腥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為賓即大饗之時天子饗諸侯於廟中然非君三重

席之饗也鬱鬯可以養陽腶脩可以養陰養陽不以
酒醴養陰不以犧牲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
山陰陸氏曰郊血言祭大饗腥言饗大饗饗諸侯也
據此篇凡言大饗皆饗諸侯郊血有腥貴血大饗腥
有爓貴腥三獻爓有孰貴爓一獻有孰而已故曰至
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荀子曰大饗尚玄尊俎生魚
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諸侯如此用祭禮也濉
用鬱鬯亦祭禮也周官所謂禮再祼而酢當此節用

大饗尚腶脩當饗禮九獻之節業諸侯初相見以鬯即大夫來聘禮之用醴聘禮曰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是也醴已而出若諸侯出則奏肆夏以送之自不應用陔夏也其奏陔夏在其後饗之之日饗已而燕猶祭已而燕當是時雖奏陔夏可也故曰賓醉而出則奏陔夏且大饗尚腶脩言而已則大饗所尚在此其餘尚尚其泛也蓋祭有等級郊用陶匏牲也大饗尚腶脩脩為之事三獻爓一獻孰道學而已

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

尊以就卑也

鄭氏曰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来聘

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賔賔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

也專猶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

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三重席是諸侯禮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下云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故鄭云獻酢禮敵也三獻之介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旣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席衹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應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

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賔為苟敬燕禮

記文

長樂陳氏曰周官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於二重則國君之席三重者是殷之制也蓋夏殷之文雖不及於周之盛而禮之數有多於周之制則周於夏殷之席蓋益其文而損其數耳

嚴陵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

卿來聘而大夫為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鄭氏曰其義一也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此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是清虛養陽氣故有樂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饗禘在春

為陽食嘗在秋為陰禘之與嘗同是追慕饗之與食
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重結之
也不言饗禘略可知也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覆釋上
文也陽時為饗則有樂故知凡聲皆陽也依禮三代
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礿
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為礿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
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
云内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

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

横渠張氏曰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周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長樂劉氏曰春夏陽氣發育萬物於地上故有樂秋冬陽氣潛藏於地下故無樂順陰陽之義也陽主乎氣陰主乎形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為氣故飲以養之聲所以達氣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在人為形故食以養之靜所以安形者也

長樂陳氏曰饗禘以飲為主飲以天産而養陽氣故有樂食嘗以食為主食以地産而養陰氣故無樂蓋饗禘以春食嘗以秋春為陽秋為陰陽則來而主長

陰則往而主成故禘之有樂所以迎來嘗之無樂所以送往春饗孤子以助其長秋食耆老以順其成凡皆順陰陽而已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同而王制祭統則言夏禘秋嘗蓋夏殷之禮不同也　又禮書曰晁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鍾鼓既戒鼓鍾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

籥師賔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非殷周之制也　又曰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又况出身勠力而死於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故春饗孤子所以象陽之生秋食耆老所以象陰之成而外饔酒正遺人司門槁人皆共其職事焉然財必出於遺人司門者用以利犯禁之財養以

義死政之老與其孤則趨利者知所愧而狥義者知所勉矣冢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氏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不足以示義不養不足以盡仁也然春饗孤子秋未嘗不食而以饗為主秋食耆老春未嘗不饗而以食為主周禮言饗耆老孤子則饗與食固兼用也耆老養於學孤子亦養於學文王世子反養老幼於東序謂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　又樂

書曰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為主有饗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為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為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奏燕樂乎

此言食嘗無樂非周制也　又曰礿禘皆陽義也莫盛於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於嘗春陽中也秋陰中也凡聲陽也凡味陰也故禘以饗先王饗以待孤子皆用樂焉所以象雷之發聲於春也嘗以饗先王食以待耆老皆不用樂焉所以象雷之收聲於秋也月令於仲春雷乃發聲言習樂於仲秋雷乃收聲而不及樂豈亦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之意

嚴陵方氏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延平周氏曰陰有體而無聲陽有聲而無體饗與禘以陽為主飲陽也樂亦陽也故饗禘有樂食與嘗以食為主食陰也故食嘗無樂飲以天產為主所以養陽食以地產為主所以養陰春為陽中而用禘秋為陰中而用嘗春饗孤子以助陽秋食耆老以助陰其義一也雖然考於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歟

馬氏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

其怵惕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有樂者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陰氣而嘗死者之陰氣則無樂無樂者所以順陰氣之入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陳氏曰陽作而有聲陰成而有味饗禘有樂用其聲也食嘗無樂用其味也禮之所用惟其物宜而有陰陽之義存焉饗禘以飲為主食嘗以食為主飲養陽

氣為養精也食養陰氣為養形也養精者動之以聲此饗禘所以有樂養形者實之以味此食嘗所以無樂凡作而有聲無非出於陽也故曰凡聲陽也

山陰陸氏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此周禮也殷人尚聲雖食嘗猶有樂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魯殷禮也公食大夫無樂食禮也然則少牢饋食特牲饋食主嘗言之歟秋食耆老月令所謂仲秋養老是也雖然春饗孤子耆老亦饗焉秋食耆老孤

子亦食焉知然者周官酒正凡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又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反養老幼於東序知之也此一節言若繁複所謂其中必有美焉者也彼見形而不及理往往不察故君子記之如此使讀者盡心焉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鄭氏曰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旦當為神篆字之

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以盛牲體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籩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神道與人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為功故貴多品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膷一也臐二也膮三也亦其數奇也正

鼎九鼎别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

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特牲三鼎

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鼎俎奇也案掌

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

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

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

酒義豆數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

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産為主而天産陽屬故

其數奇籩豆之實以地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褻味所以盡志貴多品所以盡物盡志所以交於神盡物所以交於明先儒以旦為神其説是也嚴陵方氏曰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所謂水之品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所謂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常所食故曰不敢用褻味或水或土所取不一故曰貴多品

山陰陸氏曰俎載而生之鼎烹而孰之籩豆受成而

已旦明蓋指祼獻之時至朝而踐則象朝時事親所

進也於是始有籩豆之薦雖有籩豆然不敢用褻味

而貴多品是乃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灌用鬱鬯祼

用臭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交於神明之義言

以人事交於神明如此也交於旦明之義言以朝事

交於旦明如此也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以言交於

旦明之義故曰籩豆之實而已又曰不敢用褻味而

已以言交於神明之義故曰籩豆之薦又曰不敢用

常褻味也案籩人掌四籩之實自朝事而下則祼無籩豆之薦非特諸侯相朝雖祭亦爾也

賔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鄭氏曰賔朝聘者易和説也屢歎美此禮也發德者以詩之義發明賔主之德匏笙也得得其所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朝聘之賔及己之臣子有王事勞

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觧之案大射禮主人納賔賔是已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賔入不奏肆夏賔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是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賔則賔及庭奏肆夏鄭註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賔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樂主和易令奏此肆夏之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賔也又案大射禮賔及庭奏肆夏乃

升主人獻賔賔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闋賔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乃奏肆夏公飲卒爵而樂闋燕禮記云賔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賔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賔賔親酢主君賔主俱作樂也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奠酬而工升歌者案大

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
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賔賔
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燕禮
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
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
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
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
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

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鄭詩譜云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上匏

竹在下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上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因賓主禮樂之事遂説禮樂之義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者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長樂劉氏曰入門而縣興乃奏肆夏之樂所以示天子同樂易之德降接於羣臣以將其敬也然則為賓者乃其臣也當其禮樂之優隆宜何心以報上哉故天保之詩者下報上也此文王所以致多士而作周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謂君能降禮下交於臣以竭其歡心臣能盡忠以荅於上以成其身泰位天地育萬物由其禮樂行而陰陽順也此孔子所以屢歎之者周衰不及其盛也

長樂陳氏曰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者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者所謂示德者也匏竹在下者所謂示事者也古之君子不能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夫子所以屢歎之也然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而已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孔子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主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

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也　又樂書曰古者燕饗之賓情意未通歡好未接不必親相與言以禮相示而已故賓而饗之所以為禮奏樂而樂之所以為樂賓始入門則奏肆夏以示易敬之意既卒爵則莫酬升歌以發賓主之德卒爵則以進為文而禮意有所不傳樂闋則以反為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相與之誠言嘗不足於意而意嘗有餘於言

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聲至於嗟氣至於嘆者豈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謂歟孔子於饗賓之際卒爵而樂闋其嘆至於屢者蓋異乎觀止之歎豈一唱三歎之謂乎樂由天作其来自乎陽禮以地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不歡是燕饗朝聘之設在禮樂不在陰陽然非陰陽吾無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無以見賓主矣傳曰禮樂法而不説其法也可視而見可聞而知

其不訛也有天下至賾存焉非得意忘象烏足議此

又曰禮樂之始自陰陽出及其至也行乎陰陽陰陽者萬物之所聽而弗違者也故陰陽和而萬物得

周官以禮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蓋本於此

嚴陵方氏曰此言諸侯為賓之禮也故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以迎賓而納之且能易則賓主之情不離能敬則賓主之情不流不流不離禮樂之道也夫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爵始卒而

樂遂闋則能以反為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
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
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闋終
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
爵而樂闋亦嘆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
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主酌賓曰獻賓荅
主曰酢主復荅賓曰酬奠酬謂奠置酬爵之時也夫
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而賓主之得可知也故樂工

升歌以發之蓋雖有其德非發之於聲音則無自而明故也升歌即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矣或言發或言示互相備也歌者在上故經每謂之升歌匏竹在下故經每謂之下管匏即竽笙之類竹即篪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柷敔要之在上者以歌為主在下者以匏竹為主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馬氏曰易者和説之也和恱以敬則和而不流舉爵而樂興卒爵而樂闋示其樂而無荒也和而不流樂而無荒其禮樂如此則孔子及此未嘗不深嘉而屢歎之也歌者聲之發於口匏竹者聲之寓於器寓於器者其聲粗發於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在上貴人聲也記曰聲莫重者所以貴人聲也樂由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禮者陰也故禮由陰作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萬物得古之人言禮

樂未嘗徇於一偏之説也

山陰陸氏曰饗始於入門而奏肆夏終於卒爵而樂闋其所以饗在此孔子所以屢歎也詩曰一朝饗之饗言朝則食象食時所進燕夕時也故莫隆於朝至夕或怠矣故先王制禮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兵法曰朝氣鋭晝氣墮暮氣歸豈特兵也哉凡樂三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一也賓飲畢樂闋二也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三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所謂

德發揚詡萬物者此歟故孔子屢歎在彼不在此故曰德産之致也精微升歌蓋清廟之詩萬物得言得由其道得其極高大各得其冝是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蓋以此講義曰樂所以道天下之和有得乎氣之温厚故曰由陽而來禮所以明天下之分有得乎氣之嚴凝故曰由陰而作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

統陰陽育萬物故曰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曰禮樂
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其此之謂乎

禮記集說卷六十三

禮記集說卷六十四

宋 衛湜 撰

旅幣無方所以别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鄭氏曰旅衆也邇近也鍾金也獻金為作器鍾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幣庭實也衆

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
異所以分别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
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以下即旅幣無方之事龜是
靈知之物陳之最在前陳金則次於龜後不謂之金
而謂之鍾者貢金以供王之鑄器器莫大於鍾也金
性柔和從時變革厠居龜帛之間故云以和居參之
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令得其皮来列在庭是表示君
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王以表德令將王加

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

長樂劉氏曰六服諸侯更番以四仲月來朝則任土作貢旅衆國之幣隨其國之所有或金或玉或甒或包如禹貢九州之物無定法也而國服遠近不同必使番休六年一徧而每朝王必皆助祭執籩豆駿奔走則不可在禴祠烝嘗之後也故曰節遠邇之期焉其朝宗覲遇也或受饗於朝或受饗於廟備陳衆國

充庭之物則九江納錫大龜者荆州之所貢也以為前列者先其靈知能照國家之災祥也先儒考夏書無以鍾為貢幣者以鍾為金則厥貢惟金三品以其從革可柔可剛有利國之義故謂之和以和居參之者具陳三品銅色雖下而亦居其次者以其和也長樂陳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衆幣所以無方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

六物之興者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
遠近之期也金之為體則實而其為性則順體之實
則足以見情而性之順則足以示和示服猛者所以
明德威惟畏也往德者所以示德明惟明也禮器言
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漆絲纊竹箭之
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率而已此詳
略所以不同也　又禮書曰釆邑有賦而無貢邦國
有貢而無賦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

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祀嬪器幣材貨服斿物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則職方氏揚州之金錫荆州之丹青青州蒲魚雍州玉石之類是也其用則大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弔用是也然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

蓋亦相類考之覲禮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
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
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
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
之所專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嚴陵方氏曰以衆之所陳故曰旅以意之所將故用
幣土地所生之物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宜之物焉
故以別言之地之遠者來之期常疏地之邇者來之

期常數故以節言之鍾即金也貢金以共王之作器故以鍾言之曰金則以材言曰鍾則以器言金之為物其情則和鑄之為鍾則止而聚止而聚則和之所居故以和居言之

馬氏曰龜也鍾也虎豹之皮也束帛也皆幣也以其為庭實非止於此亦言其略而已旅之言陳也無方者以其土地各有宜不可以不別遠邇各有期不可以不節蓋土地各有宜則所貢不一遠邇各有期則

所入有多寡故周官制貢各以其國之所有即所謂別土地之冝也聖人之治天下有武以示威有德以示懐有武以示威故猛者服有德以示懐故人向而往之虎豹者猛物也幣以虎豹之皮者示王者之威足以服猛也璧者玉也君子以玉比德焉加璧於束帛之上者示王有德而為人所歸往也

山陰陸氏曰方猶常也旅幣無方即前所謂其餘無常貨後世求於不産責之非時則非所以別土地之

宜節遠邇之期此言諸侯大饗故其記如此此即言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王德也以鍾次之言設而已亦貶於玉鄭氏謂金兩義先設後入且言鍾金既器矣和居參之所謂參和為仁也言往德不言尊德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旅幣衆幣也若馬之類古人亦謂之幣

鍾即金也言金則不必鍾故止於示情言鍾則必用
金故又足示和往有將意束帛則將其德之被於人
者加璧則將其德之同於天者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
始也
鄭氏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僭
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孔氏曰自此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庭中

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百者
作百炬列於庭也大戴禮云天子百燎齊桓僭用後
世襲之是失禮從桓公始也大射禮燕禮諸侯納賔
奏肆夏令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賔樂也
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
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容醉而出奏
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有道天子馭諸侯諸侯馭大夫而

禮樂有差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齊桓公僭天子之禮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也蓋齊桓公之僭以强趙文子之僭以奢記者録而罪之以其濫觴於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

山陰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

金華應氏曰禮運自天子祭天地至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凡八條皆以明諸侯之失禮而大夫之失禮居其三此篇自庭燎之百至為君之荅已也凡十餘條皆以明大夫之僭禮而諸侯之僭天子居其三焉世愈降而失愈甚失愈甚而亂愈速事變之推移亦可見矣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信哉雖然抑有由也諸侯之僭起於天子之失禮而已故禮運之嘆首以魯之郊禘非禮為言

大夫之僭起於諸侯之失禮而已故此篇之譏自齊桓趙文子始焉夫齊威將仗義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其君以爵者也而自僭肆夏覇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大夫

大夫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鄭氏曰朝覲其君親来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何爲乎諸侯之庭非其與君無別也外交謂私覿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覿非禮之事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輙行私覿是非禮也若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故聘禮臣出使有私覿所以申已之誠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覆明從君而行不私覿所以致敬於已

君也周衰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無外交者觧所以不敢私覿之意為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覿之禮也

馬氏曰以周官考之則公執桓圭侯執躬圭伯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大夫執雁士執雉則大夫無執圭之禮此言執圭者荀子謂聘人以圭記亦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則知此非所執之圭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執圭而使所謂信圭如此信也者信此者也何為乎者痛詞也春秋之義痛之益深其言愈緩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亦以此八佾舞於庭猶可也以雍徹則甚矣故其先後緩急不同如此

長樂陳氏曰易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則為諸侯者其可庭實於諸侯之庭乎庭實於諸侯之庭者諸侯

之無王也曲禮言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又況
大夫從其君之朝覲其可以私覿於諸侯之庭乎私
覿於諸侯之庭者大夫之無君也檀弓曰大夫束脩
之問不出竟左傳曰策名委贄貳乃辟也此所謂人
臣無外交而不貳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
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
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大夫饗君由强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天子無客禮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明饗君非禮也天子不下堂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孔氏曰大夫富强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

夫干國亂紀君能殺之得其義也鄭註三桓以下並
公羊文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
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案覲禮天
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
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故齊僕云各
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夷王下堂見諸侯自此以後
或有然者故云以下

黄氏曰魯自三桓執政日衰一日豈是能殺强臣為

得義哉蓋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始也謂三桓勢強而君政微若降殺故為大夫所饗正文非舉殺臣弑君之事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與齊桓趙文子袁王為亂禮法之始則無殺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以大夫而饗君猶為非禮又況以諸侯而饗天子乎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法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未嘗不以賢而

其所以待大夫未嘗不以禮其有至於殺者蓋其始也任之不以賢故其終也不可待之以禮耳周衰之際諸侯之殺大夫者不獨始於三桓而必曰三桓始者蓋前乎三桓者為亂而不止於强及三桓之事則强而未至於亂是以齊殺無知衛殺州吁宋殺長萬陳殺二慶是皆以其禍亂一國而不止於强也叔牙之欲立慶父則恃强而已而未至於禍亂一國此記者所以言大夫强而君殺之由三桓始也春夏萬物

聚見之時先王為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為之覲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負依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也明其恩則天下知所賢明其義則天下知所尊知所賢則人樂於為德知所尊則人樂於為禮此天子之德所以常感於下而其勢所以常隆於上矣至夷王則不然於其秋覲之時亦與諸侯分庭抗禮而下堂見之是其自卑所以起諸侯

之僭自弱所以起諸侯之强以至平王東遷而齊王室於邦君降黍離於國風者非由此哉

延平周氏曰齊桓公葵丘之盟嘗謂無專殺大夫而此謂大夫强而君殺之由三桓始則所謂無專殺大夫者非特覇者之法而已然周之諸侯殺大夫者豈獨始於三桓蓋三桓以魯言也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之王業卒至於不可復興其失禮之害也如此

山陰陸氏曰三桓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季友之

後子孫執國政者也鄭氏謂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案季友鴆牙使若托以疾死然其於慶父緩追逸賊皆親親之道即非以君命殺之又季友不應在三桓之列且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大夫見殺非智也其或有罪則遷就而為之諱所謂簠簋不飾是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為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經是以云經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春秋傳曰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以已更孟氏知三桓非公子友等亦明矣不信由夷王始則夷王以下莫不然也其所謂始者能為之始而已後有不皆也據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强而君殺

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故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天子燕禮則以膳夫為主諸侯燕禮則以宰夫為主示其君之尊而莫敢與之抗禮也故君適其臣升自主人阼階之位示臣不敢

有其室也為人臣者不敢有已而況於有室乎

橫渠張氏曰不當下堂而下是天子弱而諸侯强也

若負屏而立謂之朝是當行禮於庭中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

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壯大路殷天子禮以上皆天子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此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以上皆諸侯

之禮也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
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事案
小胥天子宮縣諸侯唯合軒縣令乃有宮縣白牡是
殷之正色諸侯祭用時王牲令乃用白牡又諸侯擊
石磬令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
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
令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

此錫亦以金飾謂用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鄭云如龜蓋漢禮然也又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之僭禮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之用於他廟則為僭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僭也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内外為敬也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則坫為尊而設故鄭知反爵之坫也坫以土為之論語云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故鄭知兩君相見也彼註云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謂於此坫上而反爵也中衣謂冕又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案註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為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為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為一物故以繡為綃也謂於綃上刺黼文也又釋

器黼領謂之襮故鄭云襮黼領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綃黼為領丹朱為縁耳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此事故言僭禮也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也鄭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註云周廟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彼據有大功德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也

長樂陳氏曰宮縣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此周天子之禮而周之諸侯僭之也祭以白牡殷天子之禮而殷之諸侯僭之也蓋殷尚白非天子之宗廟不用白牡猶周尚赤非天子之宗廟不用騂剛周公以人臣不可及之功故祭得用天子之騂剛所以優其

功然又不可以忘人臣之分故以白牡所以正其分也則祭以白牡為僭者豈非殷之諸侯哉明堂位以大路為殷路指木路而言之樂記曰大路天子之車指金路而言之也殷之木路非天子之祭天則不用周之金路非天子之所賜則不得乘在殷而乘木路在周而乘金路皆謂之乘大路此言殷周諸侯之僭禮也其所謂繡黼丹朱中衣者蓋繡黼中衣之領而丹朱中衣之緣也先儒以繡為綃其説非矣詩曰素

衣朱襮　又樂書曰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王磬之音諸侯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路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竊而用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朱干用白

金以覆其背所謂朱干設鍚是也玉戚用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剥圭以為戚柲是也凡此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縁積習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先王之樂自是掃地矣

嚴陵方氏曰先儒謂縣若鍾磬之屬縣於簨虡者四面皆縣象宮室之有墻故謂之宮縣諸侯軒縣猶軒

車之有蕃去其一面故也白牡殷牲大路殷路也二者先王之禮路也唯天子乃得兼而用之丹朱中衣以丹朱為中衣之飾也正服在外故謂之中衣微故見脇强故敢僭四者之言亦互相明爾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禄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覿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

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以其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以其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言相尚以利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能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矣

山陰陸氏曰諸侯言僭樂僭祭祀言僭大路大夫言僭禮僭朝會言僭中衣亦言之法言天子微在上言諸侯脅在下君子詞也君子爲尊者諱蔽不諱敗諱脅不諱微且言天子在下寧言諸侯在下祖言不敢明非不得也故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鄭氏曰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爲三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所以存

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所尊之賢不過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案異義公羊説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説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黄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唐天寳三恪二王後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説焉

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黄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以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一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二恪夷狄之君為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案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為長何

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云詩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黄帝堯舜下同夏殷為三恪也又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

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黄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昇二三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録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况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通典

嚴陵方氏曰成王之命微子曰惟稽古崇德象賢乃

其事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大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

長樂陳氏曰監於二代則存二代之意可見矣

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丹朱為唐堯後作賔於虞書所謂虞賔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

後湯為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
禹之裔為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
兹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易故常也豈其於崇
德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
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
於陳杞可以推而知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鄭氏曰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

為託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為臣之事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

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為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馬氏曰古者寓公非有大功德不同繼世雖然諸侯

猶擇其賢者而用之

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鄭氏曰荅對也辟君辟國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大夫君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家臣不稽首者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以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令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

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
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陽明為
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為
德故北面以答君所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
可言答臣臣者君之所統故不可言答陰於君曰鄉
則不斥其體君尊故也周官司士於王曰鄉自公而
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為君曰南鄉言舜之為臣曰

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言之則如此離而言之君亦可以言面故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經言聖人南面而立周官大祝辨九拜而以稽首為先則稽首者首至地而為禮之隆也諸侯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者乃可以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

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荅天也陽即天也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離是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荅已也

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君尊大夫之事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

拜𥠖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註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

嚴陵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於大夫有相荅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荅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

延平周氏曰君有荅於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也

馬氏曰非不役志於獻而有慢君之賜也蓋禮無不荅而上之不虛取於下也為其君之荅已故弗親不面拜禮從其簡而已亦所以尊君也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鄭氏曰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裼或為獻或為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

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山陰陸氏曰裼讀如陽裼以達陽制名儺言難陰而已方言存室神也邪言儺非所謂敬

石林葉氏曰裼讀如陽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

為義故文從儺禓猶禬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昜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禓為名鄭氏以為強鬼之名誤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帨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廟擇士之射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

射與樂節相應善其兩事相應故鄭註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為士之法理合能射不能則乖於為士之義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所以設弧者示有射道以其未能所以縣之長大不得不能不能則辭以疾言以疾病而不能與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故天

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者其難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妙難口傳雖欲問之不知其何以也故曰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窮也

慈湖楊氏曰人皆曰所以聽者以耳而所謂耳者膚與肉而已膚肉能聽乎孔子於是致其問曰何以聽人皆曰所以射者心與手而所謂心者何狀方其挽弓挾矢而心已注於鵠及其射已心又若入而執之無得視之無見窮之無鄉域卒不知其所孔子於是又致其問曰何以射烏虖至哉射者即聽者聽者即視者視者即思者是數者雜出而並用何本何末何始何終無所不通是之謂大同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鄭氏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

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祭失禮之事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於時祭者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故譏而問之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故不去樂故致齊之不舉樂者

三日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果於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何居者疑而歎之之辭也

山陰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目言之諱也

嚴陵方氏曰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絶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鄭氏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

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失禮之事繹祭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令乃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令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令乃於市內西方三事皆違禮故言失之矣釋宮

云閍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禮器云為祊乎外故
鄭知祊在廟門外也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
故鄭知西室也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
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也祊是室內求神
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也春秋宣
八年壬午猶繹釋天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
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案儀禮有司徹是
上大夫儐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

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儐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引周禮皆司市文爲主者據其多爾

嚴陵方氏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

山陰陸氏曰祊在當日繹在明日故曰繹又祭也鄭

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也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内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内自堂視之亦外也故祊門内也又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儀禮若不賔尸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是也鄭氏引曾子問疑之蓋失之矣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賔賔奠而不舉自謂庶子攝非槪論攝主也

延平周氏曰詩之序曰絲衣繹賔尸也詩又曰祝祭

于祊蓋廟門外謂之祊而繹者紬繹而求之也繹之於祊一祭也繹言其意祊言其地今若離之為二祭其説非也周官營國之法王立朝於前而其朝有三后立市於後而其市亦有三朝雖有三皆南也市雖有三皆北也則所謂朝市之於西方其説亦非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

鄭氏曰墻謂之墉北墉社內北墻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日用甲也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屋之北牖絶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

面而君來在北墻下而南嚮祭之是荅陰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達也達通也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為戒天是生法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薄社即殷喪國社也既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絶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鄭知大社為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説

以社爲五土緫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爲鄭學者通之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説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等是也天子諸侯各有二

社祭法王立大社王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又各
有勝國之社此云喪國之社是天子有之也春秋亳
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
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鳥鳴於亳社是宋有之也
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内
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内之西自為
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以為廟屏
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

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内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其卿大夫以下社案祭法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

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註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民命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註宗伯云社之主

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

泰溪楊氏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為長

丘氏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若唯祭此五者

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為社葢社之所祭祭邦國郊原之土神也社既土神不曰祇而曰社者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示其音為社皆所以神明之也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蓋直以穀言之為人所褻慢諸穀不可徧舉故舉諸穀之長言之

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

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
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
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王社侯社國中
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
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
或建於藉田然國語云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
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
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

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黄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

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天烖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烖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

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為稷神有以勾龍為社而非配社柱為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以戍亥為社日有以先農為帝社有以大稷為稷社皆臆論也餘見祭法 禮書

金華唐氏曰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繫於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為民祈穀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

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於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於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令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古之人者涖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末

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宫徂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之先王其於豐凶之祭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於鄉遂丘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别私言民社以别官王與諸侯為羣姓立者公也自為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

社則下通於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於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者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親之辨如此

嚴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葢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夫獨陰不

生獨陽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故聖人制禮以致其義焉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薄社書並作亳薄與亳同

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於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道所以明地雖主於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神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

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為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此說得之

霜露風雨之氣達則萬物之所以生也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也

喪國之社屋之使之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矣

延平周氏曰凡言南鄉皆位於北而南鄉則南鄉皆荅陽也此言君南鄉於北墉下蓋位於南而鄉於北

墉之下故曰答陰之義也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
也社用甲而不用乙欲其以陽名陰也西方陰也辛
者陰中之陰也郊用辛而不用庚欲其以陰名陽也
以甲為用日之始則誤矣古之營國之法前朝則立
大社後市則立亡國之社欲示其存與亡常相為對
以戒於有國者也故前之立大社則上不屋下不棧
欲其達天地之氣也後之立亡國之社則屋之所以
不受天陽不受天陽者示其天亡之也於北為牖使

陰明而不使陽明也所謂喪國之社與薄社者皆亡國之社也喪國以人言薄以地言

新安朱氏曰或説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禮記集説卷六十四